



王春瑜 主编

千年眼之叢

著名学者、杂文家何满子 1909年生。有《艺术形式论》、《画虎

十年》等各类著作多种。何满子从事文学理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学养深厚，才思敏捷，古今史事，中外趣闻，皆能信手拈来，衍成奇文。

千里眼纵览广袤世界
千年眼洞悉古今未来

片谈桑槐

上海古籍出版社

何满子 著



王春瑜
主编

千年眼之叢

桑槐谈片

上海古籍出版社

何满子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桑槐谈片 / 何满子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5
(千年眼文丛)

ISBN 7—5325—4003—0

I. 桑... II. 何... III. 史评—随笔—作品集—中国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9429 号

千年眼文丛

桑槐谈片

何满子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上海锦佳装订厂装订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56,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

ISBN 7—5325—4003—0

K·690 定价: 19.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千年眼文丛》序

笔者儿时,听大人讲神话,即知有“千里眼”、“顺风耳”,在幼小的心灵中,引起无限遐想。及长,并成了家,亡妻过校元女士(1937—1970)毕业于复旦物理系,研究红外线等尖端科技。她告诉我,从现代科技角度看,射电望远镜、长途直拨电话,早已使神话里的“千里眼”、“顺风耳”成为现实,其神奇妙用,甚至超过了神话。而神话中没有千年眼。野史、笔记中偶有预测几百年、几千年后世道的奇人的记载,那不过是扯淡,不值一晒;近代才出现的刘伯温的“烧饼歌”,是战乱、动乱年代民间炮制的谶言,无异于痴人说梦,与历史视角并不相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值粉碎“四人帮”不久,很多人痛定思痛,对祸国殃民、造成中华民族空前浩劫的十年动乱进行反思,寻根问底。就在此时,我读了明代万历时人张燧写的《千百年眼》。此书流传不广,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仅有明刻本及《笔记小说大观外集》收录本传世。我供职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刚好藏有明刻本,遂借来阅读。吸引我注意的,是这本书的书名,猜想作者一定是个具有历史眼光的人,否则为什么叫《千百年眼》?等读完全书,我感到我的猜想没错,张燧确实是位具有历史眼光的学者,书中论古议今,穿越千年,经常站在历史的高度,俯视古人、今人,不时闪烁着思想火花。



如该书卷一谓：“武王虽恶纣之世官，亦未能改积习之常，久则难以改也……孟子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妨尊，疏逾戚。’以今言之，何不得已之有，即曰朝释耒耜，暮登仕版，人亦安之矣。鲁之三桓、郑之七穆、楚之三姓，子孙皆盘踞，虽贪如狼，狠如羊，愚如豕，其国君固皆用之；才士秀民，则屈于族姓，老死于田野者，不知凡几。”这里，张燧对官员世袭制的危害，作了深刻的揭露。实际上，他笔下所述绝非仅仅局限于古代的鲁、郑、楚三国之大姓，联系明代的现实，变相的官员世袭制丑恶现象，可谓呼之欲出，不胜枚举。不知张燧有未活到魏忠贤垮台之时？魏忠贤专权时，他的侄子、女婿、族孙等，一个个平步青云，其侄魏良卿更是典型。本来，他在老家肃宁种地，斗大的字一个不识，魏忠贤居然把他拔至高位，从金书锦衣卫，掌南镇抚司事，到晋封肃宁侯、宁国公，加太师（即太子太师，在明代，这是非常崇高的荣誉），简直有直上重霄九之势。但是，爬得高，跌得重。魏忠贤败亡后，魏良卿在受审时说：“吾生长田舍，得负耒耜足矣，何知富贵？今日称功，明日颂德，功德巍巍，自当封拜，吾不合为珥珥，遂以袍册加身，是称功颂德者，以富贵逼我，我何罪也！”（明·薛冈：《天爵堂文集》卷十九《丑寅闻见志》，崇祯刻本。）魏良卿的话，实在是可圈可点。“以富贵逼我”，何其有味也！直到上个世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不是也有耕田的、卖菜的、织布的、工厂保卫科的，等等，被人为地用“富贵”骤然“逼”到最高权力圈内吗？曾几何时，覆巢之下无完卵，这些人又安在哉？国人都是清清楚楚的。显然，正因为张燧有深邃的历史眼光，才能在说古道今时，说出深刻的、富有启迪性的见解来。通览《千百年眼》全书，每有真知灼见。联系到



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无论是治国、治学、作文，若没有历史眼光，肯定是短视的，大则祸国、误国，小则庸浅，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因此，我把这套由我主编的历史随笔精选丛书，定名“千年眼文丛”。虽然在加盟本丛书的作者中，上大学读的是历史专业，并一直以捧古人饭碗为职业者，仅我一人，但无论是文坛前辈何满子先生，还是牧惠、陈四益、熊召政、李乔、伍立杨诸先生，都是饱读史书，对历史学颇有学养者。他们写的历史随笔作品，远看历史，近看现实，每以千、百年眼光，穿过历史的时空，烛照古今。说他们是千年眼，应属当之无愧。

牧惠文兄不幸于2004年6月8日溘然谢世。6月7日，他给我打电话时，还问起这套文丛，我答复他正在策划。而今文丛即将面世，他却看不到了，令我不胜感喟。李乔是我进京后不久即相识、往来二十余年、无话不谈的挚友。他交稿后，即身罹重疾，所幸动了大手术后，终于逃过大劫，正在康复中。愿本书的出版，对李乔老友是个诚挚的祝福。

借此机会，我还要衷心祝愿为本文丛题签的学林前辈王元化先生健康、长寿。

王春瑜

乙酉元宵节于西什库老牛堂



为历史而历史？没那回事

——《桑槐谈片》题记

世界上“为历史而历史”的事是没有的，正如“为艺术而艺术”是谰语一样。凡修史者和评史者都按自己的意图，按自己的和所属社会集团的现实利益着笔，有自己的倾向，有自己的价值观，最终是挟有本人和本集团的现实利害祸福的情结；当然也不得不顾公是公非和时代统治性的价值观，否则就会被讥为“秽史”和“悖论”了。要之，修史和论史都得为现实服务。宋朝司马光当主编，修了一部自战国至五代的编年通史，神宗赵项毫不含糊地名之曰《资治通鉴》。“资治”者，借鉴历代权力者统治庶民的法术之谓。鉴古是为了知今和治今。

前人常常夸大史籍的威力，当然也和手中不掌握实际权力的儒家自神其术有关，说什么“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什么“一字之褒，荣于华袞；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之类的大话。事实是，几千年来乱臣贼子照样干他们所要干的活，而且一代坏过一代。权之所在，利之所在，物欲之所在，猛人干坏事从不眨眼。何况“赢家”们都料定，历史是会按照他们的需要编写出来的，至少一段时期内如此，何足惧哉！诚如鲁迅所说，一炮能轰走孙传芳，一首诗是毫不管用的。

“资治”也好，将历史作为参照系，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也好，面对的都是现实。忽然议论某段历史，某个人物和事件，目



的也在借古喻今,批判性的则是“讽今”。这也是从来皆然,十分正常的。

可是有一段时候,“借古讽今”却曾是大逆不道的罪名。众所周知,吴晗、邓拓都是这条罪名上惹的祸,还有不少文人栽倒在这条罪名上。说来也怪,早于吴晗们栽倒在这条罪名上之前约十年,也有人“借古讽今”而毫不被追究。当胡风案发时,报上说胡风批评文学权力中心人物周扬、何其芳等人是“清君侧”,这分明是借西汉景帝时晁错的故事“借古讽今”,竟妄将人民领袖比作专制皇帝,可谓很不“正动”。鄙人正是在“扩大化”时期说了“清君侧”一语以专制君王比拟人民领袖为不妥,被定为“反党”言论之一而被“扩大化”进去的。同样是“借古讽今”,也有幸有不幸,世界真是奇妙。

幸而倒行逆施的年月毕竟过去了,人们的神经也已比较健全,不再那么心虚或病态的敏感了,借古喻今或讽今这一正常行为也不再犯忌了。既然读过几句历史书,总要想想事。现实中不少现象,遇机触缘便会想起历史上的某种色相,发发议论就要带到历史,人生批判也关联着历史批判,有时似乎比就事论事更多点姿趣,因此这些年来乐此不疲。

有时,哪怕纯粹是谈古事,也常由今事引发,大抵是以谈历史来抒现实之慨。比如,1988年我作《魏晋清谈人物剪影》一组文字,是因为友人王元化办《新启蒙》丛刊,当时一位权威人士发话道:“现在只要奋力四化,还要什么启蒙?简直是清谈误国!”因此专门来论叙魏晋清谈,辨明误国并非由于清谈,而是国将误了,人们才议论纷纷,其中议论之玄远者便是“清谈”;并以清谈



人物的事例为清谈雪诬。后又作《汉末清议人物剪影》，亦系感激于时事而作。这两组文字均收在《中古文人风采》一书中，纯是借史寄慨之作，字面上毫无指斥时事的踪迹，但有心人都能省察作者的命意，对普通读者也能提供一点历史信息和历史评价。

但本集所收的文字，却都是历年来因议论现实而引征历史之作。或由说今而引古，或因论古而及现实世相，实际上只是谈今说古，而非借古讽今。即使少许篇章因话题敏感，说得吞吞吐吐，如今借古讽今也已无禁忌，自亦无妨。俚谣有“指桑骂槐”之说，如果这槐有可骂之道，指桑以骂之亦不为过，又何必避忌？故径以“桑槐谈片”命名。是为记。

2004年8月



目 录

为历史而历史？没那回事

——《桑槐谈片》题记 1

第一分 准 史 论

戏说历史 3

天人合一演义 7

“内圣外王”述义 14

摧枯朽和铸金石 18

为农民一辩 21

广邵燕祥读史使人明智说 26

也发点“亲小人”的历史感慨 29

历史剧与故事新编 31

拟“学匪派考古”谈“女人是水做的” 35

第二分 皇 帝 这 一 伙

皇帝与文人 43

汉文帝之可爱 48

为晋惠帝一辩 52

马家皇帝牛家种 55

做诗的帝王 57



还要为雍正隐恶扬善吗？	60
从乾隆做诗生发	66
清王朝“精神”复辟	68
与青年学者谈袁世凯	72
由溥仪旧居想起伪满皇宫	75

第三分 史相世相

从古史禹传启谈起	83
太史公曰“得势而益彰”	85
广《胠篋》	87
“智囊”随笔	92
漫说宗教忏悔礼	102
精神胜利与谱系学与佛道斗争	106
嘴上文章：空对空	109
对无心触犯的不同反应	111
公主告状	114
乌有人物与小道消息	117
王安石论“虚假繁荣”	119
缠足和理学	121
道学家剽窃来的“程门立雪”	124
布封的轶事和张岱的讽喻	128
读一则清人笔记	130
神仙和恋旧	133

第四分 人物阳秋

韩非的命运	141
-------------	-----



文人自古被阉割

——序东方芥子的小说《司马迁》	146
谈孔融以口舌贾祸	148
天目山怀钱大王	154
高俅当太尉的艺术真实性	156
万俟卨与犹太	159
谈阮大铖	162
民间的徐文长、纪晓岚故事	171
打油题易难戏画八首并跋	176

第五分 历史咏叹调

学者说服准学者	183
中西格物之异	186
自我作古与以讹传讹	189
读刘孝标《广绝交论》	193
“贰臣”琐谈	196
公开信史话	199
建议写一部告密史	202
“炒作”史观	205
笔名古今谈	208
文格与人格	212
为武侠小说亮底	220
跋	225

第一分 准 史 论



戏说历史

在一份刊物上读到一篇题为《中国历史大势》的讲演记录稿,文末注明“摘自湖南大学出版社所出的《智者的声音——在岳麓书院听演讲》”,是一位号称“历史学博导”开的讲。通篇除了凡修完中学历史课的便都掌握的历史常识,还是被歪曲了的内容以外,开头总算提出了以罗马帝国和西汉王朝对比的比较历史学的论旨,或可视为贯通中西的,其实也是人们提得不要再提的老生常谈。

倘若用“测不准原理”的所谓“蝴蝶效应”来解读历史,说西汉及以后的征伐匈奴,造成了匈奴向中亚、小亚的西移,带动了东欧的民族大迁徙,导致蛮族入侵罗马帝国而促使其崩溃,倒不失为一点“智者”的有趣的想象力,至少还有点“模糊哲学”的新鲜意味。但展开的却是讲中西文化倾向的分歧,而所指陈的两大文化的定性,又是莫名其妙的信口“戏说”——我不好意思讲“胡说”。请看,其定性是“我们的哲学思想是讲融合的”、“讲和谐,内部调和,内部在政治思想上要求不互相斗争”;而“西方哲学思想是讲向外扩散的”。又说:“中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开放,对外国民族不排斥,能够接受外来文化”;“中国强盛强大很重要的原因是内部和谐,对外开放,不排斥”。惟此,才造成了罗马帝国灭亡后就一蹶不振,“而中国汉朝灭亡之后,唐



朝又复兴了，一直到宋元明清，到现在我们中国还是很强大”，云云。

据此，由博导先生即“智者”给中国哲学的定性是：讲融合，内部不争；对外开放，不排斥外族，接受外来文化。咱们就来以中国的历史事实检验一下这位“智者”的“戏说”。历史不是武侠小说，可以闭着眼睛瞎编来唬人的。

所谓“融合”，倒是有的，是在东亚这块大地上，相当于中国现在的幅员之内的民族、部族和种族的融合。这是古代的事，聚居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诸夏”（那时还没有“汉族”这个名称）通过文化优势和征伐，凝集了文明相对落后的史称“东夷”、“南蛮”、“西戎”等部族和种族。因为这块版图里的部族和种族，在人种上是相同或近似的，开头也因族类和文明的差异而有“夷夏之辨”，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并非顺顺当当地“融合”的，大致是强势种族对弱势种族的抚驯和并合。这过程大致到汉王朝定局（以后绵延到清王朝还在对西南少数部族的土司进行征剿和抚驯），“诸夏”、“华夏”之定称为“汉族”就是由此而来。

北方的“胡”就从来没有“融合”过。因为塞北是大漠，不宜于华夏族的生产强项的农耕，更因为那里的人种和中原华夏族人差别甚大。如强悍的匈奴族，早期史无明文的不说，有史载的自战国时期侵扰秦、赵、燕的边境起，至汉仍为边患，从不“融合”，中国也“融合”不了它。直到西汉武帝时以兵力给以打击，加上其内讧，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势孤力单了才内附，部分和汉人同化。那是弱势民族对强势民族的降服；一有机会来了，西晋初“五胡乱华”，第一家就是匈奴族，又不“融合”



了。可知“融合”也者，只是势力强弱间的收容和归附，不是什么“融合哲学”在驱使。

“内部不争”么？开玩笑！前人老早说过，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相砍书”。农民和地主争，这个家族和那个家族争，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争，少数民族和汉族争，否则，王朝就从一统大帝国建成以后千万世地传下来了不是？汉高祖刘邦说“马上得天下”，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多咱停止过争斗？中国哲学是“内部不争”的哲学，简直是梦呓。

“对外开放”么？也只有国力强盛到有对外来者不能摇撼其统治的自信时，才有这样的气魄，如西汉武、宣时期，唐朝贞观至开元时期等，其余的大段时间则除了对拿得稳的周遭藩属小国外，都是封闭锁国政策当家。元朝是蒙古族先征服中亚和东欧部分疆土才在中土御世的，自然带了些色目人进来。明朝自郑和航海回来，国力未衰，就下令海禁了；后叶连西方耶稣会的教士利玛窦、艾儒略等来华传教也多方设限。清朝在康熙时期还用用南怀仁、汤若望、穆尼阁等西人的天文历算技术，到雍正起就驱逐洋人，紧闭国门了；乾隆连“英吉利夷王”派使节来要求通商，也以“我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而拒绝，国门是被“夷王”派来的炮舰轰开的。直到上世纪 50~70 年代还短暂地锁了一通国。中国的传统“哲学”里没有“开放”之说。对“不排斥外族”也可以作如是观；当然，中国人民是大方好客，不排斥外族人的，但这和“中国哲学”无关。

至于“接受外来文化”，也要看怎么说。中国文化的支柱儒家是坚决反对“以夷变夏”的。道家（不是道士教）稍为圆通一点。印度佛学的传播，是靠僧侣用“格义”，即“以经中事数拟配